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七 十 四 號

第一八〇次會議及第一八一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

紐約成功湖

## 目 次

### 第一百八十次會議

	頁次
二九〇。臨時議程·····	1
二九一。通過議程·····	1
二九二。繼續討論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	1

### 第一百八十一次會議

二九三。臨時議程·····	8
二九四。通過議程·····	8
二九五。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8

---

## 文 件

與第一百八十次會議及第一百八十一次會議有關之下列文件，載於：

####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十號，附件十六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希臘代表團代理主席函並附送備忘錄

第二年：

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亞出席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449)

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447)

補編第十七號，附件四十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送希臘外交部部長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函(文件 S/451)

特別補編第二號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

# 第一百八十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F. EL-KHOURI(敘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 二九〇. 臨時議程(文件 S/481)

一. 通過議程。

二. 希臘問題：

(a)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sup>1</sup>

(b)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送希臘外交部部長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函(文件 S/451)。<sup>2</sup>

## 二九一.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二九二. 繼續討論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

阿爾巴尼亞代表 *Colonel Kerenxhi*；保加利亞代表 *Mr. Mevorah*；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 和南斯拉夫代表 *Mr. Vilfan*，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據我所了解，南斯拉夫代表在我們聽取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以前，想發表一個聲明。

Mr. VILFAN(南斯拉夫)：在第一百七十七次會議中，<sup>3</sup>我曾保留對希臘代表所作陳述再度表示意見的權利。我之這樣做，用意並不是想要和他展開辯論。他的陳述充滿了對我國和對其他兩個巴爾幹國家的辱罵，這祇是希臘政府在一開頭就對我們作種種挑釁的一個例證，此外並沒有別的意義。這個挑釁的目的和其他

所有挑釁的目的的一樣，是很顯明的；意在欺騙輿論與安全理事會，以便左右它的決定。

但是，在這裏發生了另一個問題，就是，何以希臘政府竟這樣大膽，越來越敢於造謠誣蔑？希臘政府作這個威脅國際和平的險事，是從那裏得到支持？今天，我想對這個問題提出答覆。

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對解決希臘問題所用的不正確的方法。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對我們所正式提出的要求，就是詳細討論調查團報告書，置之不理，顯然沒有一個人可以要求，——我們也並沒有要求——將調查團的全部工作和聽取證詞的過程重行再來一遍，不過，安全理事會有責任權衡所蒐集的資料，批評調查團多數團員的結論並審查這些結論和所蒐集的證詞之間的法律上和邏輯上的關係。

我們要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調查團以內的我國代表在日內瓦已經提請過這個要求——一個事實就是調查團多數團員的結論顯然是根據偽證者的證詞。這些證人曾經在戰時和侵略希臘的人合作過，他們有的是囚犯，不得不做偽供以便保全自己的性命。我們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我們在日內瓦的代表已經提出過這個要求——一個事實，就是在這一類證人（我上面提到的，還有其他的證人）的證詞，和多數團員的結論之間，並沒有邏輯上或實際的關係；多數團員的結論是根據於白皮書內希臘政府所提的論證，這種論證並沒有經過審查；調查團的多數團員沒有理會希臘政府的誣蔑，雖然有很明顯的證據；可是他卻沒有正式指出這些誣蔑；調查團在解決調查所引起的問題時，顯示偏袒，並為成見所蒙蔽。

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不顧以上種種，對我們的要求置之不理。它受到美國代表團所提要求的影響，並不討論報告書的內容就接受調查團多數團員的結論，將其作為解決的基礎。似此，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接受了希臘的控訴，<sup>4</sup>不肯正式指出這些控訴的誣蔑性質。他鼓勵希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二號。

<sup>2</sup> 同上，補編第十七號，附件四十二。

<sup>3</sup> 同上，第七十一號。

<sup>4</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十號，附件十六。

臘政府繼續誣衊。希臘政府明瞭安全理事會不要他對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所做誣衊負責，認為它可以繼續這樣作下去。

但是，事情還不止此。關於輔助團，事情經過也是一樣的。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並沒有注意到；調查團沒有審查南斯拉夫控訴希臘政府所惹起的故事。這鼓勵輔助團繼續保持同樣的態度。這個輔助團，看到了調查團的榜樣，又得到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支持，從希臘政府散佈第一個謠言時開始，就十分仔細地審查所謂由希臘北方鄰國所引起的事件。這種事件，顯然是希臘引起的，目的仍然是相同的。最特殊的例證，便是所謂國際隊之侵入希臘。雖然這很明顯是一個慣常的謠言，輔助團卻想證明希臘政府所提控訴為確實。但是，這個輔助團卻一點也不肯去調查希臘當局於六月十二日在南斯拉夫與希臘的邊境所引起的事件，這個事件的結果是南斯拉夫軍官死一人，多人受傷。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對這種種，不加理會，它因此會給人一個印象，就是輔助團鼓勵希臘政府捏造謠言，誣衊巴爾幹的民主國家。

輔助團沒有表現一個安全理事會機構所應有的尊嚴。正相反，它透露那些在希臘駐有軍隊並送去金錢，因而干預希臘各方面內政的國家的政治目的。調查團在離開 Salonika 之前，曾經考慮設立一個輔助團，隨後又放棄了這個主張認為這是不必要的，這個事實，是有意義的。依照調查團的意見，關於安全理事會所給它的任務，無須設立輔助團。只有在所謂援助希臘的杜魯門主義提出後設立輔助團的意見才又復活。這是美國代表團所提議的，意在證明它之更積極干預希臘是合理的。因此人們必然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美國代表團需要一個輔助團以便造成一個印象，令人認為希臘的嚴重情勢是所謂外來干預的後果，同時為它自己的越來越積極的軍事與政治干預提供藉口。

輔助團的工作，到現在為止，只是證實它在一開始所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這個輔助團是用來為某些國家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觀察，那就可以明瞭希臘政府的挑釁；這個政府已經變成外國在巴爾幹利益之監護人。在討論時，設立一個調查團的意見受到各種的批評，現在還在被批評中，但這並不能削弱我們對它所發生的印象。

有人想把憲章解釋得使它符合某些國家的政治利益。美國代表團現在忘記了美國政府兩

年前對第六章所作的解釋，它現在想在這一章內覓取內中所沒有的東西。

為了現在要找一個藉口以使用某一種方式來設立一個委員會，人們竟一天一天對巴爾幹情勢作不同的法律性解釋。舉例言，從一開始到幾天以前，安全理事會至少一致承認希臘北部的幾個鄰邦並沒有威脅和平，也沒有發生破壞和平或侵略的事；可是，現在在希臘政府再度挑釁之後，我們卻聽到：“威脅和平”，“侵略行為”等等的話。

關於巴爾幹情勢嚴重化所故意製造出的喧嚷，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它所指向的仍然是原來的那個目的，想在一開始就不許別人說穿在事實上企圖辯護和加強某些大國干涉希臘內政的伎倆；想把希臘內戰的責任加在它的北部鄰邦的身上；想說明侵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獨立是合理的。

如果我們按照憲章行事，人們便責備我們過於拘泥，因為據說一個威脅和平與安全的情勢正在討論中，如果我們想指出希臘情勢的真正原因，人們便把希臘誣衊我們的話重述一遍，來答復我們，說我們干涉希臘的內政。

關於故意複述希臘的誣衊，最好的例證是 Mr. Ethridge 在華盛頓郵報八月十日所發表的文章，在那篇文章內，所有希臘的控訴都登了出來，不但是調查團多數團員所接受的那種控訴，而且還加以渲染。我們記得 Mr. Ethridge 的陳述是在調查團回到日內瓦後發表的，他預示美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所要發表的陳述。我們有一個印象，就是 Mr. Tsaldaris 七月三十一日的那封信與希臘代表於八月六日所發表的陳述<sup>5</sup>和 Mr. Ethridge 的文章有密切的關係。

毫無疑問，南斯拉夫是祈求和平的。它正在用全力從事復興工作。每一個客觀的旁觀者都承認這一點。Marshall Tito，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說中，提到了南斯拉夫這種對和平的祈求，他說：“我們祈求和平，祈求慘遭戰禍的我國，和平發展。我們要維護和平，維護這個和平發展，死而後已。”

我們曉得這不是某些外國所祈求的，但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不應當支持這種伎倆，不應當容許希臘政府有計劃的挑釁。本着這個看法，我們再度要求諸位拒絕受理希臘最後提出的那個控訴。

<sup>5</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一號，第一七七次會議。

**主席：**現在我們要聽取在第一百七十七次會議所交給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的進度報告。請小組委員會主席，哥倫比亞代表發言。

**Mr. LÓPEZ(哥倫比亞)：**我非常抱歉，要報告安全理事會：小組委員會完全無法覓得一個共同的觀點以便對希臘問題草擬一個新的決議草案由小組委員會建議理事會通過。

小組委員會曾集會兩次，一次是八月七日星期四，另一次是八月八日星期五。在討論時，我們自然又重複了安全理事會以往所已經說過的話，不過我們並沒有縮小我們彼此意見紛歧的範圍。說句老實話，意見的紛歧變得更尖銳了。會議是在很隨便很坦白的氣氛中舉行的，這使得小組委員會的各位委員都能非常明白地表示他們的意見。

情勢非常的明顯，所以在我們第二次集會時，我們認為——法蘭西代表非正式提議的——用不着再度集會，除非有新的建議提出。如果蘇聯代表告訴我們，他的代表團可以接受這種建議，那麼我們便可以再度集會，從事新的討論。就我現在所曉得的來說，事實一點也不是這樣，我們現在回到安全理事會來，建議理事會從事討論已經提出的各種提案。

當然，我對於我們的再度努力一場毫無結果，感覺非常失望。不過，我很高興我們已經努力過，因為我認為我們有責任做各種的努力，以求達成協議。

鑒於小組委員會會議的經過情況，我想在討論的後一個階段請求理事會准許哥倫比亞代表團撤回他所提的提案。<sup>6</sup> 因為簡單說來，我們現在認為請理事會對這些提案進一步討論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但是，據我所知，澳大利亞代表仍然維持他的提案。<sup>6</sup> 安全理事會有機會聽到小組委員會每位委員根據在小組委員會內所作解釋對這個問題表示他的意見。

**主席：**我們對於小組委員會不能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個有用的報告，感覺遺憾。我們現在要討論以前所提出的幾個決議案。哥倫比亞代表爲了他所曾解釋過的理由而撤回他所提的決議草案，我要問問澳大利亞代表，他是否願意理事會現在討論他的提案。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我深信，我們大家聽了哥倫比亞代表關於小組委員會討

論一無所成的報告，感覺遺憾。小組委員會既不能草擬一個具體的決議草案，也不能覓得進一步討論的基礎。很顯然，一事無成或僵局是由於一個因素造成的。當理事會處理一系列的具體事實時，代表們可能老老實實地對如何採取正確的解決辦法以應付這些事實時所顯示的情勢有意見上的不同，但是就本事件言，安全理事會之所以不能採取決議，那只是因為我們對事實之真象彼此不能同意。換言之，有人堅持說，混亂的情勢完全是由於希臘內部情況而發生的，另外一些人卻是根據調查團多數團員的報告書而採取他們的立場的。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局面，便是這樣。我們不能向全世界宣告說，安全理事會已無能爲力，說我們不能執行憲章所加於我們的職務。依我看來，我們如果這樣做去，那便要糟不可言。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便是讓輔助團仍然待在希臘，掌握着理事會所能給它的各種權力。不過，不幸的是，這個輔助團沒有威權；它之所以沒有威權，那是因為它從某些有關國家的政府得不到支持，得不到合作，也得不到協助。還有，理事會各位理事，今天早晨曾經聽到過，輔助團沒有威權，那是因為它不令人尊敬。

還有，使我奇怪的是：安全理事會設立了這個輔助團，理事會採取決議給該團以某些權力，使它有權可以調查。但是，當這個小組決定要進行調查時，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卻潛越安全理事會的整個權力，它們說，“我們已經調查過，用不着再調查。這種事故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我們不能就此了事，說那個沒有威權的輔助團應該留在希臘，那並不是一個解決辦法。所以我們想從一個新的角度去解決這個問題。有人說我們是在美國提案被否決後是在希臘政府再度函請安全理事會依憲章第七章行事後，才想到提出我們的決議草案。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我國政府多時以來，便在認真地研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在波蘭決議案被否決後，我立刻就以我國政府的名義提出目前的這個提案。我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是爲了想覓得一個大家都能接受、同時根據實際情況的解決辦法。另外有些代表在理事會內曾直接或間接地說，和平遭到威脅，雖然他們並沒有特別提出憲章第三十九條，因為他們如果這樣做去，這個問題便要屬於憲章第七章的範圍。

<sup>6</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一號。

我並不想使理事會各位理事感覺不耐煩，但是我可以徵引理事會許多位理事所發表的許多陳述的原文，一直可以回溯到去年九月，我還可以徵引蘇聯代表以前的聲明。<sup>7</sup>他在去年九月說，這個情勢，明顯地“威脅和平”，我們大家都知道，自那時以後，情勢越來越嚴重了。我們大家都看到、都覺得情勢嚴重的影響，即令是在當事各國的代表在理事會所發表的陳述內，我們也有這種感覺。

所以，讓我們面對這個事實吧！我們大家都曾承認並宣稱這個情勢構成對於和平之威脅，我們接受這一種看法，這就自然而然地使這一個情勢屬於第七章的範圍，我們因此，不能不毅然決然地面對這個情勢。

依照憲章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我們可以立刻提出建議，但是我們並不這樣做；我們應用第四十條來處理這個問題，提議某些臨時的措施。這些臨時措施是什麼？那便是進行直接交涉——直接交涉是憲章的一個義務——以便緩和目前的緊張情勢，恢復正常而和平的外交關係。這並不是一個很沉重的義務。沒有一個人受到譴責。我們只是請當事各方做幾件事情，這些事情，他們都說過他們是願意做的。他們都會在理事會內說，他們是具有誠意的。我們都曾聽到矢口宣稱，他們願意看到正常的善鄰關係之建立。決議案只是請他們這樣做去而已。但是，這同時也使他們承擔一個義務。

因此，對那些批評我們的人，認為我們根據第七章來處理這個問題，那便是根據憲章內最強有力的一章，對於這些批評的人，我們要說：這也許是正確的。但是這一章之所以強有力，那只是就它所加的義務而言。就目前我們所處理的問題言，很顯然，我們已經將第六章內的種種都運用完了，因為根據第六章，不論我們做些什麼，任何決議案的一部份總是要帶着建議的形式；另一部份要規定設立一個調查團。但是，我們在這個爭端內，面臨了一種學說，我們希望這一個學說以後不要再出現，因為不然的話，那便意味着憲章的全面崩潰。就和平解決爭端言，這個學說認為依第六章所採取的措施只是一個建議，因而對當事國是沒有拘束力的。但是，不管怎樣，不管提出這個學說的人是否出於誠意，事實還是事實，那就是就這個爭端言，關於第六章各種規定之執行，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僵局。

<sup>7</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七號，第一八〇頁。

在理事會第一百七十七次會議中，蘇聯代表說，澳大利亞的提案，機械地將印度尼西亞案件的因素和美國決議案內的因素合在一起。我並不想詳細辯論，但是我要說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在印度尼西亞的事件內軍事衝突確乎是發生了的。戰爭曾經是一個事實。在目前的案件內，我們只是肯定——我們大家都曾承認並同意——有威脅和平這一回事。

第二點是：美國決議案<sup>8</sup>規定設立一個調查團，具有十分廣大的調查與報告的權力。目前的這個決議案並沒有提出這個要求。它的內容是一個決議，對當事各方都有拘束力。違反了這個決議，就等於違反憲章，在那種情況下，理事會本身，便可以決定需要採取其他的什麼措施。

至於我們打算怎樣處理觀察員的問題，我們還沒有詳細研究。但是在我一開始所提的意見內，我已經說過；我們認為我們所收到的報告書，並沒有根據全部事實，所以他們的價值是很小的。輔助團花費了許多日子來討論它是否應當調查，它要調查些什麼等的問題。隨後它要對一個報告書達成協議，並同意將它提交理事會。在我們的提案內，觀察員——我們曾經很仔細地權衡過——可以執行我們心目中的一個職務；我們認為十一位或十二位觀察員可以負責向理事會直接報告，不必經過在這個爭端內被認為是必需的各種程序。

在這個決議案內，並沒有侵犯國家主權的事。它的措詞並不嚴厲。它所規定的義務，也不沉重。它只是將當事各方所曾說過準備並願意做的事，編成詞句，並不譴責任何一方也並不暗示某一方有罪，不像有人說過的根據第六章所提各種決議案那樣。為了上述種種理由，我們建議理事會仔細研究這個決議案，希望這個決議案使我們解除我們所面臨的困難，也就是說，使理事會能保持它的權力與威信。

Mr. LÓPEZ(哥倫比亞)：我要求發言，因為我想說明一點，我只想說，到了討論後一個階段，我要求理事會准許我撤回我的提案。

主席：澳大利亞代表已經說過，他願意理事會討論他的提案，在一般辯論後，予以通過。因此，我要宣告現在對分發給諸位的澳大利亞代表提案開始一般辯論，隨後再進行表決。

Mr. JOHNSON(美利堅合眾國)：我大部份同意澳大利亞代表剛才對理事會目前所面臨

<sup>8</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一號，第一四七次會議。

的局勢所提的一般意見。美國代表要對澳大利亞決議案提出一些枝節上的修正。<sup>9</sup>我們願意理事會通過這個決議案，我們要投票予以贊成。

許多個月以來，安全理事會努力求取以和平方法解決希臘問題。有許多提案曾經向我們提出，大都小心避免譴責或責備爭端的某某一方。所有這些辦法，都失敗了，這是主席和理事會其他理事都知道的。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很清楚地指出，正如 Mr. López 所云，想達成折衷的解決辦法，現在已經沒有希望了。安全理事會所面臨的是一個僵局，使它不能採取處理希臘邊境目前情勢所必要的措施。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唯一所能做的便是使全世界都知道理事會各位理事對這些事實的意見，以及他們依照憲章所準備採取的行動。我們現在已經不必再設法去與否決的威脅妥協。我們現在應該明明白白地表示我們的意見。我現在就要以美國代表團的名義這樣做。

我順便還可以說，澳大利亞決議案並不含有譴責的成份，但是它卻顧到情勢之危險。如果這個決議案獲得通過那就可以給安全理事會一個支點和某種程度的管制能力。

在表示我國政府與我國代表團對此項情勢的意見之後，我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美國代表團的另一個決議草案。關於這個決議草案，我不想發表詳細的意見。我認為從我所要做的一般陳述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對於這個決議案的意見。我用不着提醒理事會：如果理事會通過澳大利亞的決議案，美國的決議案就要撤消。

美國政府認為希臘現在的情勢非常危險，這個危機之發生是由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以及希臘共產黨的積極支持下，共產黨所領導的隊伍向希臘政府進行游擊戰爭的結果。很明顯，希臘北方的三個鄰邦政府正在和希臘共產黨人密切合作，他們的共同目標是要在希臘建立一個少數人的完全聽從共產黨控制的極權政府。

<sup>9</sup> 修正案內容如下：

文件 S/471/Add.1.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

[原件：英文]

一、在第二段末尾增加：

“及沿希臘一方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另一方間邊界之越境侵犯。”

二、在第四段末尾增加：

“在上述觀察員未經理事會指派及抵達當地之前，責成調查委員會所屬輔助團向安全理事會報告當事各方執行上述決議之情形。”

美國政府認為安全理事會所設調查團與輔助團，在向理事會所提一系列報告書中所敘述的證據，毫無疑問地證明，希臘的游擊隊從北方各國收到大宗的援助，這些證據又顯示此項援助之龐大，對希臘之獨立與完整構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威脅。

由於情勢顯然十分嚴重，所以我國政府非常注意希臘向安全理事會所提的控訴。我們認為：希臘有了美國的援助和將來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也可能向它提供的協助，它應當可以解決它內部的困難，只要它不再受北方來的越來越大的經常威脅。

還有，我們認為如果聯合國有決心對付這個威脅，它是可以遏止的。當調查團向安全理事會最初提出報告書時，美國認為我們於六月二十七日的決議案內所提議的措施足以恢復希臘北部邊境的秩序。同時這些措施也可以使理事會多數通過。實際這些措施得到理事會十一位理事中九位的支持，這清楚地顯示我們的意見是獲得差不多所有出席理事會各國政府的支持的。但是，常任理事中的一位投了反對票，使得這些提議無從實施。

在討論美國的決議案時，希臘邊界的情勢越來越糟。我們認為調查團和輔助團向理事會所提出的證據以及希臘政府再度所提的要求，加上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繼續蔑視安全理事會的態度，這種種格外使得安全理事會不得不採取積極的措施，這種措施如獲通過，可望獲得好的結果。我們認為就憲章的規定言，就一般邏輯言，就需要維護理事會負責的立場言，我們都必須採取這個途徑。我國政府堅決相信，如果理事會避免解決問題，或想採取一些顯然不適當的措施，那麼安全理事會就不能在全世界保持它的威信。

我國政府深信理事會的每一位理事對於這樣一個案件，在道義上都有責任，依照事實真象，遵循憲章的崇高原則，去採取行動。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有以副聯合國對我們的信任，因為我們代表聯合國整體，不單單是我們自己的政府。美國在採取這個立場時深信它所採取的立場是正確的，因為它維護國際和平與正義。即令理事會多數理事的努力將來被否決權所打消，——這是已經發生過的——我國政府並不認為這種努力是徒勞而無益的。正相反，多數理事對這個問題的堅決立場可以向全世界表示：理事會的十一位理事中有九位決心阻止侵略；可是，假如理事會不肯用堅決的態度去對付這

個問題，那便是向侵略者以及可能的侵略者顯示他們可以放手做去。因為他們可以相信，他們的行動無形中會被寬恕的。

我們堅決希望理事會多數理事決心依照第七章採取行動，這不但是爲了上面所說的基本理由，而且還因爲理事會多數理事所採的一個明確決定，即令爲否決權所打消，也可以爲未來在憲章範圍內的有效行動打下一個堅固的基礎。我們認爲：如果理事會在竭盡全力以應付目前的形勢以後，竟不能對希臘作必要的保護，那麼無可避免地，這個問題要提到大會。如果理事會的大多數理事口頭上聲明或用投票表示：希臘北方的三個鄰邦犯了對希臘進行侵略的罪，因此現在在巴爾幹有威脅和平的情形，需要聯合國採取行動，我們認爲多數理事如果採取這個態度，那便會策勵大會採取正式的行動。

當聯合國一個會員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受威脅時，我國政府不會袖手旁觀。我們決不會因爲我們的目標爲理事會其他一位常任理事的否決所打消而就認爲我們的義務或聯合國的義務已經盡了。非常明顯，這個否決是用來保護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的侵略的。在這個案件中所牽涉的是希臘的生存權我們要清清楚楚地宣告：我們決不猶豫要在聯合國憲章範圍內用盡各種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並向希臘提供它在未來可能需要的各種保護。

美國政府認爲由於蘇聯的否決，理事會不能採取切實的行動，這並不能阻止願意有所作爲的國家，各別或集體採取行動，只要它們在採取行動時符合聯合國的一般宗旨和原則。當這種各別或集體的行動是用來支持一個曾得到安全理事會內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大多數贊成的政策或行動，這尤其是正確的。

我們深信如果安全理事會的行動對被否決權所打消時，大會會使用它的全副權力以保護希臘。

至於美國，它準備遵守大會爲解決這個問題所做的任何建議。它也準備與聯合國內意見相同的會員國合作，以便在大會建議的範圍或憲章的規定內採取必要的措施，對希臘提供依照憲章它有權獲得的保護。

我在開始發言時提到的這個草案就要擬好分發給理事會各位理事。<sup>10</sup>

Mr. MEVORAH(保加利亞)：關於希臘代表在不久以前所說的一些話，<sup>11</sup> 我想發表一個非常簡短的聲明。據他說，保加利亞部長會議

主席曾經發表一個聲明，內中有關巴爾幹各國代表所計劃馬其頓三部份之即刻合併。我曾經請求我國政府解釋這一點。我收到一個簡短的復電，我要向安全理事會宣讀，俾載入紀錄：

“關於在國外仍然流傳着別有用意的消息，據稱保加利亞總理 Mr. Dimitrov，曾發表有關馬其頓三部份與南斯拉夫合併的聲明，茲授權保加利亞電訊社再度堅決聲明，總理決無向任何人發表此項聲明之事。”

我請求主席准許我對於在理事會內所討論的非常嚴重的問題再補充幾句話。關於澳大利亞代表所提的決議草案，我覺得有好些主張都是在理事會內一再發表過的，而且絲毫沒有顧到我最近在理事會內所提的意見。<sup>12</sup>

第一，澳大利亞代表說，和平受到威脅，我們仍然要重複我們的要求，我們願意知道，這種威脅在什麼地方，它隱藏在什麼地方，所謂威脅究竟是什麼？怎樣可證明有這種威脅？

我曾經幾次提出這個問題；我說，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對正義的否認，我曾經很有理由地抱怨理事會爲了某一種理由，從來沒有勇氣，甚至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那份報告書，以便看看報告書內所說的話是否真正有理，看看內中的思路和意見是否都正確，看看它向我們提出的結論是否這些言論所應有的合理的總結。對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答復。

<sup>10</sup> 決議草案內容如下：

文件 S/486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

[原件：英文]

安全理事會，業已審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理事會決議案所設調查委員會之報告書，業已審議調查團補助團所提供之情報以及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與南斯拉夫向理事會所作之口頭與書面陳述；

查悉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曾援助並支持對希臘政府作戰之游擊隊，在調查團報告書所述時期以後，各該國仍繼續此種行動；

認爲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對游擊隊之此種援助與支持構成憲章第七章所稱之對和平之威脅；

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停止對向希臘政府作戰之游擊隊提供任何形式之援助或支持；

責成補助團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執行此項命令情形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

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與希臘合作以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並將解決進度隨時報告安全理事會；

安全理事會仍將處理該問題並將相機採取爲執行其命令及解決爭端所必需之措施。

<sup>1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二號。

<sup>12</sup> 同上，第七十二號。



南斯拉夫代表今天又重複提出他的控訴，他正式聲稱他覺得理事會既沒有願望也不努力去獲得一個公平的決定，以便督悉報告書內的敘述是否真正正確，這些敘述從邏輯言，是否可以導致於像向我們提出的那些結論。

我也曾很注意地聽取澳大利亞代表的陳述。我認爲他重複了希臘代表所做的錯誤：他反對去努力證實威脅和平之確有此事。他只簡單地說：“這是一個已經證明的事實！這個事實是存在的，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威脅是存在的。”當他說蘇聯代表本人在某一次會上也承認這個威脅是存在的，他用的是同樣的方法。因此，這個問題無須討論。

我要提醒理事會各位理事：前幾天我曾經對這個錯誤的方法提出一些意見，我認爲我已經向他們證明他們不能將蘇聯代表的聲明，斷章取義，得出結論。

蘇聯代表承認有威脅的一回事，但是他認爲這個威脅正是由於希臘內戰的擴大，由於在希臘境內駐紮的外國部隊以及對希臘人民所實行的恐怖手段而發生的。蘇聯代表從這種種前提得到一個合理的結論，他提出了一個決議案。<sup>13</sup>這個決議案很正確地要求撤退外國部隊並提議可以使這種恐怖手段告一段落的措施。

我們現在怎麼能够不顧前提單憑結論，說：“我們大家都同意了。現在讓我們直接討論解決辦法以及各種決議草案”？先說蘇聯代表承認已經有威脅和平這回事，然後又得出下面的一個結論：“讓我們說到這兒爲止吧！不必再多說了。這已經够了。讓我們採取澳大利亞提案內的措施吧！”這是不合邏輯的。

我確然認爲問題仍然是存在的，如果我們說，和平受到威脅，那便絕對必須證明這回事，至少也要把它指出來。但是這並沒有證明，這只是“據說”罷了。

我也曾非常仔細地聽取美國代表的意見。他曾提到那份報告書。他並沒有說什麼新穎的話，以證明威脅和平之確有其事；他只是提到那份報告書罷了！我們第一要反對的正是這本報告書，我們願意將這本報告書仔細研究一下。

再則，如果我們根據這本報告書，我們就會看到它所提的辦法是屬於憲章第六章的範圍的。報告書並沒有承認威脅和平這回事，他只

是承認一種情勢，這種情勢如果延長的話，那就可能危害和平，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要直接從第六章跳到第七章，那便必須告訴我們這個威脅和平是什麼？它是在那裏發生的。我們仍然在要求向我們提出一些確切的說明。

我現在要更具體地提到澳大利亞代表所提的決議案。我要說，依我看來，在邏輯上沒有絕對的必要將憲章第七章作爲決議案第一段的根據，以便使以下各段呵成一氣。第一段所載的是一個陳述：希臘北部邊境的情勢，根據憲章第三十九條構成對和平之威脅。這個陳述之用意何在？是想請有關各方，就是一方面是希臘，另一方面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請它們停止各種挑釁的行動。這絲毫也沒有改變這個問題。我差不多也有同樣的意見，但是我想把它用更容易被接受和比較不冒犯人的方式來表達。這只要將決議案第二段的措詞稍爲改變一下，簡簡單單地說：“請各政府盡力避免各種挑釁行動以及各種侵犯行爲。”

決議案第三段稱：“依照第四十條規定，理事會決定希臘一造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另一造即刻開始直接談判。”如果“決定”字樣改爲“請各方”（這是波蘭提案的要旨所在），那麼，其餘的便完全可以接受。

我完全明瞭：澳大利亞決議案的弱點是在它所用的語句，並不在它的實體。如果我們研究這個決議案的實體，我們便可以看出只要將第二段和第三段內的幾個字變換一下便可以成爲可以接受的波蘭提案。似此，假如我們刪去第一段內的陳述（因爲從邏輯的觀點這一段是絕對不必要的）。假如我們將第四段也刪去，不提派遣觀察員到當地去，那麼這個提案的實體是可以接受的。

我認爲我們應當拒絕接受這兩個結論，因爲它們是不必要的；我們也要拒絕接受以第一段爲根據的提議，因爲它們在實體上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如果將澳大利亞決議案的首尾刪去，只保留中間的一部份，將這一部份重行草擬過，同時根據第六章，那麼這個決議案大體上便會和修正後的波蘭提案相同。這樣一個決議案便可爲理事會全體所接受。

我前天曾經就第六章提出一些意見，以上所說的種種，是我願意對這些意見提出的補充。澳大利亞代表並沒有推翻我在那一天爲維護實施第六章所提的論證；這些論證，一點也沒有被動搖。

<sup>13</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五號，第一五三次會議。

Mr. DENDRAMIS(希臘):我只想稍微說幾句話,答復保加利亞代表的陳述。我要指出 Mr. Dimitrov 的聲明是在許多報紙上披露的。那個聲明曾經交給瑞典報紙 Goteborgs Handels Och Sifarts Tidning 的記者,也曾交給 Sofia 的 Daily Telegraph 的一位通訊員;七

月十一日曾經在保加利亞報紙 Rabotnitchesko Delo 的第一頁披露,七月十七日又在 Politika 報上轉載,又曾由貝爾格萊得廣播電臺於七月十七日廣播。我們今天才收到一些來得相當晚的情報。

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

## 第一百八十一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EL-KHOURI(敘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二九三. 臨時議程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尼西亞問題:

- (a)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亞出席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449);<sup>1</sup>
- (b) 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447)。<sup>2</sup>

### 二九四.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二九五.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印度代表 Mr. Sen, 荷蘭代表 Mr. van Kleffens, 應主席請, 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菲律賓代表 General Romulo 一九四七年八月八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一封信,<sup>3</sup> 剛剛收到, 這封信請理事會再度考慮他前在第一百七十八次會議中所提出的一項請求,<sup>4</sup> 就是

請求准許他參加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討論。不過除非經理事會一個理事國之請求, 這封信不能討論, 也不能表決。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 主席的意思是不是說在目前階段如果沒有一個理事國支持, 我們就不能討論菲律賓代表的來函?

主席: 是的, 這是本人的看法。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 本人願意支持菲律賓代表的請求。

主席: 該函剛剛收到。它沒有列在理事會的議程上, 不過已經分發, 以便使人有閱讀和研究的機會, 以後開會可以對它加以討論。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 現在問題完全清楚了。

Mr. PARODI(法蘭西): 我們面前這個文件的日期是八月十二日: 那就是說今天。不過它並不太長, 本人認為法文本未能和英文本同時分發殊可遺憾。有經驗的翻譯員只需十分鐘就可以把這個文件翻成法文。打字的時間也許另外需要十分鐘, 油印的時間再需要另外十分鐘。一起共為半小時, 本人非常懷疑秘書處接到這個文件的時間是否還不到半小時。本人希望秘書處能够多多注意遵守我們關於語文的規則。

我國政府之所以採取這個步驟是因為當時的表決情形是六票贊成, 無人反對, 棄權者五, 它相信理事會如進一步考慮此案的一切事實後, 可能得到不同的決議。這個信念得到可敬的聯合王國代表言論的支持, 他說當時他不能認為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本人致秘書長電充分證明菲律賓對印度尼西亞情勢有特殊利害關係的要求是有理由的。此外, 比利時代表很恰當地指出, 安全理事會在沒有根據憲章第三十一條斷定菲律賓是否特別受到那個問題的影響以前, 對於他的請求不應採取決定。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二年, 補編第十六號, 附件四十。

<sup>2</sup> 同上, 補編第十六號, 附件四十一。

<sup>3</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七十二號。

<sup>4</sup> 此函及所附備忘錄全文如下:

文件 S/485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

[原件: 英文]

敬啟者, 茲奉本國政府訓令謹請安全理事會重行考慮其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之決議, 即拒絕菲律賓參與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討論的申請。